

## 萤语星光

□ 查晶芳（宣城，教师）

小时候，家里没有空调。夏夜黄昏，待夕阳散尽最后一丝余晖，奶奶就从井里压出好几桶凉水，把门前的空地泼个透。一阵“滋滋滋”响后，热气散尽了，奶奶便搬出那张乌幽幽的大凉床，将我和堂兄弟往上面一丢，让我们自己乘凉。起初，我们还能老老实实躺着，或叽喳说笑，或呆望星空。可一旦瞥见草丛浮起幽微绿光，便立刻趿上拖鞋，朝着光亮扑去。那明明灭灭的光点，在空中飘忽不定，逗引着我们不停地追逐、尖叫。

这可急坏了奶奶。“快回来，快回来！那是鬼灯笼！”她跺着脚唤。不知

是故意吓我们，还是真的那么认为。奶奶总跟我们说萤火虫是鬼灯笼，是死去的人迷失了方向，提着灯笼在寻找回家的路。而幼小的我们不解“死”为何物，不仅丝毫不觉那闪烁的绿光可怖，反因奶奶的话对其更增兴趣。尤其雨后初晴夜，萤火虫倾巢而出，是我们最兴奋的时刻。我和堂兄弟，还有邻家小哥，人手一只玻璃瓶，追着萤火虫跑，都想把空瓶变成“萤光灯”。然而，那飘忽不定的光点可不好捉，于是啪哒啪哒的脚步声、或欢喜或懊恼的尖叫，交织成独特的小夜曲。一张张小脸紧贴着玻璃瓶，兴奋得通红。一双双小手宝贝般地捧着

闪光的瓶子，仿佛捧着整个夏夜的秘密。那点点幽微的绿光虽闪烁在瓶中，却似有无尽的光亮齐齐涌进了我们的身体里。

暗夜微光引人遐思，加之生命短暂（短则七日，长不过半月），更易被视作易逝之美的化身。然而于我，萤火虫无须承载这般深意，它只是提着灯笼巡游人间的小仙童，只是童年夏夜的欢乐浪漫。

听说过一种做“萤光灯”的方法。将小冬瓜去瓤，只余薄皮，内置萤火虫，一盏玲珑剔透的翡翠灯笼就出现在眼前了。此法妙极，值得一试。



## 美的眼睛

□ 崔立（上海，公务员）

我是在公园的中央广场边看到这位老人的，约莫70多岁，两鬓斑白，沟壑纵横的脸上笑容满满，他不时按下照相机的快门，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，对着大树、灌木丛、马路、商店、天空，还有广场上或跳舞、唱歌、闲聊的一簇簇人群。这些司空见惯的东西有什么可多拍的？我纳闷着。而面对我的疑问，老人表示，每个细节都特别有意思，

值得留下纪念。

于是，我走了遍老人拍过的场景，仔细观察，确实发现了美：从围墙栏杆里蹿出的月季花，或红或白，很是可爱；一对小情侣在公交车站讲悄悄话，女孩子突然笑出了声，酒窝醉人……

再次与老人相遇时，他告诉我，大病初愈后，他想让自己慢下来、心态平和起来。站在平时看“麻木”了

的地方，他发现到了以往不曾注意的亮点，像楼道顶上一只尝试着冲破蜘蛛网的虫子，张牙舞爪地拼命挣扎；像一个匆忙背着书包往下跑的孩子，看到他会调皮一笑，等等。老人说，他要把看似普通的日常用照相机拍出来、挖掘隐藏的精彩。

普普通通，平平静静，何尝不是一种最纯正的美，我们需要一双发现美的眼睛。

